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對照·二題

明園西街的洪水和車堆

這是一張很容易使你注目的照片；一個女子穿着雨衣，依偎着一輛破爛的汽車，秋波遠送。她背後是一條坡路，時值豪雨，雨水挾山泥從坡上湧下，仿如瀑布。幾十輛本來停在路旁的汽車，抵受不住雨水沖擊，顛倒打滾，骨牌一樣堆疊在坡路的下端，形成一個高高隆起的汽車墳墓，正好在女子背後構成近景。一個警察站在車堆中觀察並做筆記。坡路兩邊的石級人行道上，不少居民凝望着車堆和及膝的積水，徬徨不已。

年過五十的人，大概知道這坡路就是香港北角的明園西街，時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。當日的雨災，奪去六十八人的生命，四十八人失蹤，六千人家園遭破壞。這照片中的女子，論儀態表情，不像在憐恤這場災禍，卻是冷靜自若，彷彿嫦娥在月亮上回望地球。

七八歲那時，伯父的舊居就在明園西街，我們有時去探望他，我對那些路邊的石級感到有趣。街道的盡頭是一所私立學校，我在這學校念過兩年初中。走上明園西街很吃力，腿瓜子常常痠痛。這次雨災的照片現存不多，在紀實的角度看，汽車疊羅漢一景令人難忘。然而，加插這個女模特兒，就不是味道。她在想什麼——天氣不好？此路不通？

七十年代初，香港雨災、風災不斷，一九七一年颱風露絲釀成佛山號沉沒海難，死者八十八人。一九七二年「六·一八」雨災，數以噸計的山泥從半山傾瀉下來，引致中區旭康大廈整座倒塌，活埋六十七人。要是有人在旭康大廈的瓦礫上搔首弄姿，在佛山號旁邊擺個V字手勢，那豈不啻是在烈士陵園的碑石前扮鬼臉，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門匾前笑咪咪地留影？

這張照片，在某些攝影愛好者的眼中可能構圖美妙，但不常人看去，不知是否像《舊約·箴言》所指，glad at calamities？這位六十年代的攝影師，可以自詡這幅作品有高深的寓意，但他對災難表現了哪方面的關心？我猜想他有一點意思，要把照片命名「哭有時，笑有時」。

作家沈從文少時當兵，看慣殺人。他曾把人頭當球踢。那時候被軍隊捉拿的大多是無辜的苗民，沒錢就只好被砍，拿得出保金的就可免死，而保金則充當軍餉。有一天他發覺血淋淋的現場被雨水沖洗過，一切回復平靜。但他的內心平靜不來。想到生存是何等莊嚴而又何等脆弱，他不再覺得殺人場面有趣了，反而對濫權者特別厭惡，創作上也特別同情弱小。

如其得情，哀矜勿喜。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，有他們的忙碌和煩惱。香港過去的災難、慘劇，給鏡頭切割、給專家解釋，變成沒有血肉的黑白影像，對他們來說，明園西街這照片還有多少親身感受可言？「不過是一張黑白照片，都成為歷史。前人走過的坡路，今人不用重登了。」有這樣心態的人大概不少。



□陳德錦

砵甸乍街的石板和幻象

就攝影技巧來說，這張舊照片可謂無懈可擊。長長的石板路由上而下延伸，一枝一枝電桿木，也拾級而上，延展向半山。兩邊店舖參差羅列，長聯式的招牌文字清晰可辨，「萬益號京果油糖雜貨發客」。兩三個英文招牌，安分地懸在兩邊。近鏡是五個人，走下石板街，或正面、或側身、或手提衣物、或身穿長衫、有老有少。據說這是十九世紀的照片，現經考訂攝於一九〇五年。

不論年份，這張照片在構圖和命意上仍堪稱佳作。柔和的畫面、準確的對焦，那不必精巧計算就已取得的透視效果，今天的攝影機也不一定能做到。這條用一塊一塊石板鋪成的斜路，貫通皇后大道、德輔道、荷李活道等中環心臟地帶的大小管脈，四通八達像殖民者船艦穿梭的路線，一百年多了，石板街佔領每個香港人記憶的一角。

這個畫面會吸引你的目光。走下坡路，前路平坦。石板嵌在地面，穩固如同硬面精裝的歷史典籍。那稠密的背景所烘托的五個人物，構成一個快樂的中國家庭的景象。小男孩穿上洋裝，把略顯暗淡的街道，點綴了一些中西文化混合的亮光。幾個小孩子，幸運地躲過一八九四年的大瘟疫。

攝影師心思縝密，他似要對我們說：「這是以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為名的街道。這裡已洗掃乾淨，不再有疫症。街上沒有乞丐和水兵。在這個商業繁榮的地方，中國人安居樂業。」一九〇五年，香港已有電車行走。一、兩年後，九廣鐵路也動工了。

但我被騙了，這利那幸福的幻象。靠右邊那十歲左右的大男孩，他的帽子大概遮着一條快要長成的辮子。拉着小男孩的手，相貌酷似大男孩那女孩，看來十二、三歲，身為姊姊，她沒有個人的自由時間，只能提攜弟弟。照片左邊那年長的女傭，神色凝重，她拉着那個約五、六歲的女孩，穿着漂亮的旗袍，帽子華麗，腳下卻是一對窄窄的高底鞋。「行忌趨趾，立忌企躍」，纏腳帶要束縛她大半生。

一張照片，紀錄的雖然是一剎那的景象，卻有它的過去和未來。興中會的楊衢雲，一九〇一年被刺槍擊，就死在一箭之遙的結志街。殖民地土，沒有人能保護一個要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黨，那怕這人是孫文。但幾年之後，清朝也真的被推翻了。小弟的辮子可以剪掉，但姊妹們的小腳會不會變回天足？四十年後，太平洋戰爭已完結，當他們走過中環監獄，會不會記起香港淪陷的日子，那裡會是集中營，他們還活着嗎？

□吳佩芳

搖晃，驚險刺激。船外景色卻十分迷人，河水清澈見底，有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的意境。經過一個小時的水路到達邦加鎮，在小鎮餐廳內，我們享用七色糕點及炸香蕉。接着乘坐獨木舟到雨林地帶，四人同坐一舟，各人要穿上救生衣，由當地人掌舵。小舟在急流淺灘穿梭往還，滿眼翠綠，人歡水笑，好一幅構思奇巧的水墨圖卷。約半小時行程，到達熱帶雨林區，我們踏着青階古道攀登而上，此等飛禽走獸無緣遇見，只見園林古木參天，落葉鋪地，野果掛滿樹梢。但空氣潮濕，綠樹蔽天，蚊蟲滋生，我們踏上千步梯級前往，步伐有些沉重，數度喘氣，才抵達頂點。

公園內有很多天然美景，值得遊人欣賞，大小瀑布隨處可見。午飯後，導遊帶領我們觀看瀑布，但要赤腳經過沼澤前往。城市人習慣穿着鞋子走路，赤腳踏在碎石藤蔓之上，痛楚無比，此等腳底按摩我是受不了！部分遊人借用當地人的拖鞋，也有些能赤足涉水，其中一人寧可弄濕鞋子也要穿鞋前往，我卻在當地人的攙扶下也寸步難移。最後，有位好心男士將他的大號球鞋借給我穿，才能一步一驚心地踏上滑石頭，攀扶枯樹幹野藤前行。瀑布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，但途中各人互相扶持的愛心行為卻令人深深感動。最後，各人穿上耀目的橙色救生衣，坐在獨木舟上，來一個歡樂大合照留念！

回程途中，我們看見架在樹上如同原始人類穴居的樹屋，遊客可通過木造階梯爬上樹屋，窺視稀有動物的行蹤，還有接連兩個山峯之間的吊橋，吊橋兩側有鐵絲網圍欄，但走上吊橋後，人會隨吊橋一起晃動，腳下河水滔滔，人像吊在大氣之中，感到飄飄然不能腳踏實地。森林公園最具刺激性的就是登上五百多級高的爬山階梯，到達山頂，還有二、三十米高的鋁合金屬架屹立面前，再拾階而上，頓時感到豁然開朗，鬱鬱葱葱的熱帶雨林漫山遍野，極目遠眺，層巒疊嶂，雲霧飄渺，李白詩句：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的意境完全可以領略到。一望無際的熱帶雨林，使人頓時感悟大自然的偉大。



煮茗賞詩的情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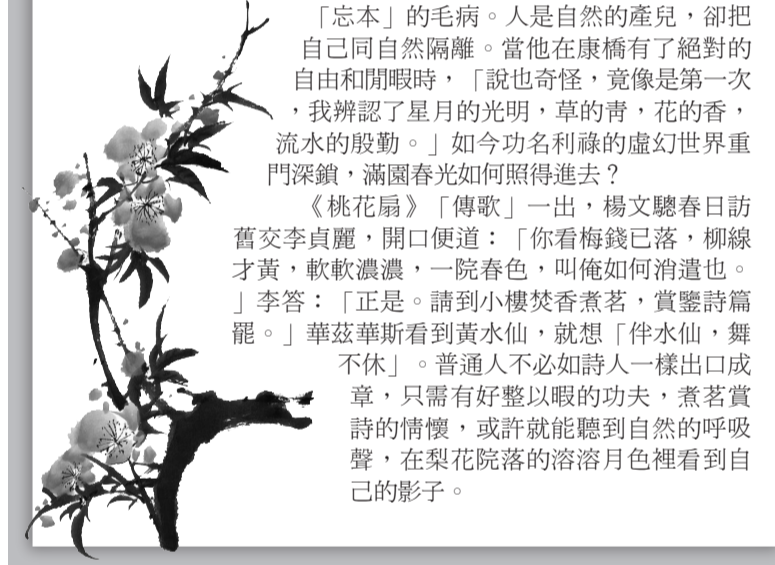
(西雅圖)吳捷

僑居俄亥俄州的時候，春天天氣才轉暖，蟄伏了一冬的黃水仙就鑽出了地面，在軟軟的春泥裡日抽數寸，幾天後就綻開一大片金黃，教人想起華茲華斯的詩句：「孤遊如浮雲 / 飄蕩丘谷間 / 忽見叢叢燦然黃水仙 / 湖畔樹下、風中舞翩翩。」

在美國中西部，從南達科他的大平原到佛吉尼亞的山地，仲春是黃水仙的季節。每當此季，William Felker 在他的 Poor Will's Almanack 裡總會提到黃水仙。「三月中下旬。黃水仙在美國南方盛開，花信隨即轉移到北方。」「四月七日。黃水仙開到極盛，標誌着初春漸遠，仲春初臨。」他從 1984 年開始為大自然日記，從晴雨風霜、動植物繁衍生息、日月星辰的運行到園藝、家畜飼養，無所不錄。這些日記每週一次，在俄亥俄州西南一帶的報紙上發表，我是忠實讀者之一：浮生匆匆，竟然還有這樣細緻柔和的心靈，不放过一片秋葉的飄落、一寸春草的滋長。「一月。獵戶座於晚十點行至南天中央。本月第一週，夜半至凌晨可見限儀座流星雨。」「四月上旬。降水概率是下旬的兩倍。橙葉菜開始抽芽，紫羅蘭開放，蕁麻能長到六英寸高了。蟾蜍在曬日光浴，松雞在林間唧唧咕咕。紅楓、木蘭開花。」記了二十多年，Felker 說他從一大堆看似零散無序的資料裡摸到了大自然的脈搏：原來每季每月雨量的變化、冷暖鋒的進退消長、各種野花開放的先後次序和其他一切都是有跡可循的。只要緩步徐行，用心去看、去聆聽。

現代人習慣了邊走路邊打電話、發短信、查電子郵件、跟蹤股市行情或聽 iPod，被各種高級電子產品層層包裹起來，官能和感覺反而變得粗糙遲鈍。看到一片黃水仙，誰還會像華茲華斯一樣感到由衷喜悅，還有誰有心思看着嫩芽舒展成一片濃蔭？「閒暇」成了偷懶的代名詞，觀花望月是毫無實用價值的傷春悲秋，越是忙得人仰馬翻似乎就越有成就。八十多年前，徐志摩已經指出了文明人「忘本」的毛病。人是自然的產兒，卻把自己同自然隔離。當他在康橋有了絕對的自由和閒暇時，「說也奇怪，竟像是第一次，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，草的青，花的香，流水的殷勤。」如今功名利祿的虛幻世界重門深鎖，滿園春光如何照得進去？

《桃花扇》「傳歌」一出，楊文驄春日訪舊交李貞麗，開口便道：「你看梅錢已落，柳線才黃，軟軟濃濃，一院春色，叫做如何消遣也。」李答：「正是。請到小樓焚香煮茗，賞鑒詩篇罷。」華茲華斯看到黃水仙，就想「伴水仙，舞不休」。普通人不必如詩人一樣出口成章，只需有好整以暇的功夫，煮茗賞詩的情懷，或許就能聽到自然的呼吸聲，在梨花院落落的溶溶月色裡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

文萊紀行

金秋時節，我們選擇到文萊遊覽。

文萊位於加里曼丹島西北部，與新加坡、馬來半島、泰國、越南等國隔海相望。文萊本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小國，自從發現石油後，經濟結構發生巨變，特別是六十七十年代發現更大儲量的海上油田和天然氣後，文萊逐漸成爲一個富有並令人刮目相看的國家。文萊擁有絢麗的自然景觀和濃郁的民風民俗，全國七成以上陸地爲森林所覆蓋，其中接近六成爲原始森林，因此，人稱文萊爲熱帶雨林的天堂。

我們乘坐文萊皇家航空公司客機前往首都斯里巴加灣市，除了國家辦公大樓或商業網點是多層建築外，居民大部分都住在帶有花園庭院的兩層別墅式小樓或寬敞平房裡。文萊屬於熱帶雨林氣候，全年高溫多雨，一年分兩季，旱季和雨季。因人口稀疏，住房寬敞，樹木掩映，加上空調、電風扇等現代降溫設備廣泛使用，室內一般都是清爽涼快的。文萊街道整潔，兩旁綠樹成蔭，樓房分散遍布於路邊，給予人一種舒適寧靜的感覺。路上只見私家車，很少有公共汽車或是摩托車，聽說每戶人家至少有二至三部私家車。文萊遍地石油，汽油的價格低，還有政府的資助，車子有用不完的汽油。傍晚，我們經過大型商場的平台通道，遙望夕陽映照下的清真寺，清真寺旁的石舫在彩燈照耀下更添美態，我們高興地拍照留念。

文萊皇宮被稱爲「世紀性的宮殿」，皇宮正面連接一條繁忙的大道，整個皇宮呈三面環水的半島形，伸入文萊河，對岸是灌木叢生的丘陵狀小島。皇宮地勢高，站在皇宮大院，可鳥瞰首都斯里巴加灣市全景。正門前的人造瀑布氣勢磅礴，一進入皇宮就看到兩側幾個大的噴水池，池中有各種名貴金魚。皇宮共有千多個房間，分爲皇室居住區和首相署辦公區，更有宴會廳、慶典大廳、會客廳和祈禱廳。皇宮整個建築都充滿伊斯蘭色彩，室內裝潢極其講究，金碧輝煌，所有桌椅、沙發扶手與靠背都有不同程度的包金和燙金，甚至地毯都穿織着金線。蘇丹王與王妃居住的行宮，位於南中國海濱高速公路一側，站在行宮草坪上，可眺望浩瀚的南中國海。行宮修建於八十年代中期，內外建築用料都是從國外進口的最新最好的材料，風格獨特，裝潢與陳設更具現代氣息。

我們旅遊的時候適逢文萊新年及蘇丹王六十華誕，皇宮對外開放，文萊臣民與遊客均可暢行無阻地進入皇宮，按照規定，男女分開持票排隊進入皇宮。皇宮備有豐富的飯菜、糕點和水果，招待所有來客飽餐一頓。國宴場地寬闊，採用自助餐形式，因爲參與者人數眾多，工作人員爲赴宴者分配食物，男女老幼擠滿會場，盡情享用美食。接着，我們排隊晉見國王和王后，隊伍沿着長廊慢慢移動，

飢餓的年代

□(英)伊·范斯坦 俞士忱譯

壞消息接踵而至。就在8月10日勃洛克的葬禮上，阿赫瑪托娃第一次聽說古米廖夫於8月3日被捕了。霍達謝維奇在古米廖夫被捕的前夜還與他一起，把他描寫得隨意、快樂，「打算活到九十歲。」監獄沒有任何消息，到契卡總部打聽他被控罪名的朋友被告知，回家等一個星期。然而，正是此人，受契卡主席的委派，參加了編造所謂塔甘采夫陰謀集團的祕密會議。陰謀家之一據說就是古米廖夫。

從希列伊科的一封信中，阿赫瑪托娃聽說古米廖夫會被轉送到莫斯科，這可以看作是它可能獲釋的信號。然而，在從兒童村（皇村的新名字）開出的火車上，阿赫瑪托娃寫了一首預感到他要被殺的詩。該詩註上的日期要早於他的行刑期，但究竟日期是準確的，抑或讓密探迷失方向而故布迷魂陣，則不得而知。

1990年，共產主義政權崩潰後，聖彼得堡的克格勃辦公室短時間內開放過一陣，尼古拉·古米廖夫臨終時的情況，帕維爾·盧克尼茨基的兒女維拉和謝爾蓋曾加以披露。弗拉基米爾·塔甘采夫，彼得格勒大學年輕的地理教授，在1920年聲稱，古米廖夫說，倘若街道上爆發反蘇維埃政府的暴動，他一定參與。最初支持布爾什維克接管政權，瀕臨彼得格勒的喀琅施塔德海軍基地的士兵，在1921年起而反對政府。1921年3月這次起義被殘酷鎮壓後，古米廖夫意識到類似的行動徒勞無益，遂一變而爲政治上不活躍。

不管怎樣，契卡把他關進牢裡後，審了四次。在最後一次審訊中，偵查員用盡一切法子逼供其他同謀的名字。古米廖夫針尖對麥芒，拒不招供。就這樣，古米廖夫被宣布爲人民的敵人並判處槍決。高爾基試圖爲古米廖夫求情，然而當他手持釋放令來到彼得格勒時，詩人業已被槍決。

勃洛克葬禮後沒幾天，阿赫瑪托娃被迫來到兒童村。她的朋友雷科夫夫婦就住在附近的農莊，在她訪問瑪麗亞·雷科娃時，後者的公公維克托·雷科夫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，古米廖夫於8月25日與其他六十一個囚犯被判刑處決。時年僅三十五歲。阿赫瑪托娃還記得回到彼得格勒後，她步行到大理石宮看望希列伊科，與他一同分擔痛苦的情況。爲古米廖夫舉行的安魂彌撒被批了下來，但他的葬身地有九年不爲人知。儘管有一段時間她不曾接近古米廖夫，但阿赫瑪托娃仍爲他的死感到痛苦和害怕。也許，直到這時她還不曾意識到古米廖夫對於自己是多麼重要。在他的葬禮上，她被視爲他的遺孀，雖然他的第二個妻子也出席了。1921年8月27或28日，她毫不掩飾地寫出古米廖夫被處刑和因而引起的恐懼：

恐懼在黑暗中觸摸物件，
明亮的光柱正對着斧頭。
牆外可聞不祥的敲擊聲——
那兒是耗子，幽靈或小偷。

那兒最後一次見父親是在1921年5月，在後者被處決三個月前。古米廖夫帶着第二個妻子和女兒回來，在別熱茨克僅呆了一天。列夫記得，儘管沒有人告訴他，他還是從祖母的悲痛中猜到最壞的事情發生了。他忘不了種種事情紛至沓來時所感覺的孤寂。

(六)《阿赫瑪托娃傳》第六章